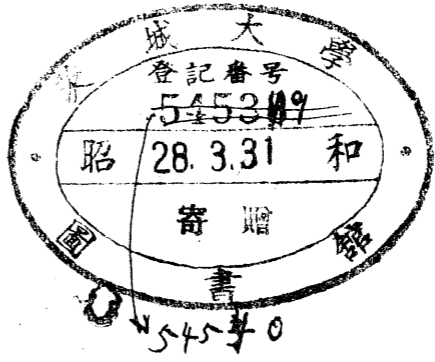


タイトル番号：0011

書名：日本政記贊藪

1冊



日本政記序

井石文庫

恭惟方今文物之盛。加以英明威武。而天下大治矣。然海內
 人士。或徒知其為盛。且治。而不知盛與治。固繇乎教化之隆。
 典紀經之張。故取其所謂盛與治者。託諸天運。以為至治
 極盛之世。可以般樂怠教。以終身矣。於是乎酣醉淋漓。
 奢侈成風。竊謂此風大行于天下。則終使教化替而紀

經弛亦未可知也。乃察機於未萌。保治於無疆。使天下
不至衰且亂。實在於今日。噫。識者可不留意乎。此乎
哉。京師賴山陽抱經濟之才。審古今之迹。夙有外史通
記之著。晚復作政記十六卷。而不幸以處士終。未嘗有一
日而試其胸中。所蘊可勝嘆乎。中西伯基有感于此。將
活版以刷三書。而外史通記既成。值播日久。政記今復

成。伯基將俟余序以值諸世。余觀政記之書。自

神武至。後陽成。凡百有八世。上下二千年。教化之隆替。
紀綱之張弛。盛衰治亂之交代。莫弗記載焉。間亦加以
其平日所見。可謂其論痛快切當事情矣。余謂天下
之論政者。何限。要皆不能出乎山陽之右。而外史通記亦
皆言政之書。而通記厘、二三卷。外史垂卷帙浩濶。大抵

出
止紀人之忠。文淑慝。二書皆不若政記之博且詳也。然則天下之論政者。莫善于山陽。而山陽言政之書。莫備于政記。嗚呼。山陽。豈不在位而裁者。或取以供其贊治輔化之一助。能察機慎微之政。使人士奢侈之風止。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亦莫足道者。然則豈喜山陽之功多而已哉。伯基之力。亦為不淺矣。余奚不樂叙而值之。

天保九年。長夏上弦。歲於靜修堂。江戶鶴橋
學人林長孺。

日本政記卷之一

一 神武天皇

天照太神廿世孫鸕鷀草葺不合尊乎四天
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三十七人

○ 賴襄曰我王國之成基可謂深且遠矣自神武以前莫得而知焉蓋以神明之胤累葉積德魚在西徧遐邇屬望而祭之於此矣抑當草昧之世雄長是時之時能一舉而定海內怡然以開千萬年之業自大錫勇智首出群倫烏能如此謚曰神武允矣旧志称帝德明達豁如帝新得諸賢而署之首長皆疇昔之抗兵反及者仍而用之無所變更其感恩効力於民亦便安之可知也且夫以歆仰之家嗣而既納其降則授之于戈委以環衛之任而不

縣 非

疑。非所謂推赤心人腹中者哉。雖然。總領郊畿。典宮外之兵者。乃用勳旧。与内衛相制。犹彼漢之以郡国兵衛宮。以京輔兵衛城。唐之令元從禁軍。出屯渭南。創業虽統者。所为如合符節。亦可以見明達之一端矣。後世庸主。每親踈私存形迹。不能服天下之心。而制禍患之萌。皆不達於此者也。或曰。神武以封建为制。至天智革之。衰曰。不然。吾觀神武東征之議。有言曰。四方未歸。我治。遂使邑有首。縣有君。以相凌軼。如此者。神武之所患。而所以征而蕩一之也。然後命之首長。有新銓者。有因具改用之者。以大和推之。其他皆然。虽然。改任天造。無甚明制可知也。而其後漸

既弛廢。因襲矣。故天智修而釐之。大定司牧之制。考課黜陟之法。蓋成神武之志。以貽範百王者也。不然。虽以天智之英武。而革祖宗之制。變周國以還。既成之勢。滅人國。絕人世。不知其幾千。乃是一朝而可。能乎。曰。不能也。

二 綏靖天皇

神武弟三子在位三十二年 壽八十四

三 安寧天皇

綏靖子在位三十七年 壽五十九

四 懿德

安寧弟二子在位三十四年 壽七十八

五 孝昭

懿德子在位三十三年 壽一百一十四

六 孝安

孝昭弟二子在位一百一十二年 壽百三十七

七 孝靈

孝安子 在位七十六
孝一百六十八

八 孝元

孝靈子 在位十七
孝一百一十七

九 開化

孝元子 在位六十
孝一百一十一

十 崇神

開化子 在位六十六
孝一百一十一

○ 賴哀曰。鴻荒之夏。和漢同然。置而不論。可矣。雖然。祖宗之所源始。亦
臣子之不可不知者。非如漢人之語軒義也。蓋大日靈貴之德。豈不可
窺測。微之神器。如有可得而言焉。夫鏡者明也。劔者武也。而玉玺者仁
也。信也。仁信明武。絕天居民之道。三矣。故以遺子孫曰。視此猶視我
國祚之隆。當与天壤無窮。因其言之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
前。已。吾聞大廟之充神庫者。耕織之具为首。因此觀之。具犹后稷
歟。及至玄孫。斧跡西土。整旅東征。与文武之業無異。而垂統千葉。

氏錄曰
御學曰
大皇

一姓不替。足以眇視彼八百載。其德果不可測也。夫前王之親神
器。崇神之防褻瀆。其意一也。而崇神厉精治民。不虛肇國之
号。真可謂善繼祖德者也。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
敬神無如務於民也。世之稱神道者。悠繆荒誕。而無益於民。皆
崇神之罪人也。吾嘗稱王業衰。而神道真。何則是祖宗之夏已
當王政盛。而誰敢騰之口舌。以樹私說哉。騰之口舌。以樹私說者。
始於卜部。兼俱之教。足利義尚。噫。彼為何等時邪。宣乎出此無
忌憚者也。

十一 禹仁

崇神子 在位九十九
孝一百四十一

○賴襄曰。自神武一值。而有手研耳之變。十值而有狹穗彥之反。皆
 變之大者。其得失之際。後王之所當鑒也。大凡人更。莫重於統
 統而繼統。莫厚於婚姻。二者禍福之所由分也。匹夫之家。且然况
 有國及天下者。不慎於此。莫以持先業。而保億兆也。所以修
 前史者。於立后建儲之更。必謹昏之。夫綏靖之為儲貳。既之於先
 皇在世之時矣。則手研耳。豈以庶兄有功伐。因不容觀。觀否則
 兄才相殺。與玄武門喋血之禍。何以異哉。唯夫神武之慮。勝於
 唐高祖。是以綏靖無太宗之愆。雖綏靖之運謀決機。能濟大
 難。抑亦神武早為之。處置之所致也。狹穗彥身為帝戚。故因反

固

○逆。蓋亦有以致之。崇神遣將四道。大彥命居首焉。乃皇后之父
 也。豈賴其戚親。委以兵權邪。豈狹穗彥之資位不可考。而非
 有權力者。何遽萌此非望哉。其若賴我馬子。乃狹穗彥之志
 者也。及至藤原氏世藉戚職。專恣極矣。而未嘗至謀反逆者。
 雖名分大定。有異征音。而亦不躬握兵權。故爾可不鑒哉。至
 皇后之抱皇子為質。不過計免兄死。已而還質俱斃。豈其
 心可悲。要之非配至尊。母天下者之所當為也。幸而豈仁不惑。
 使玉石俱焚而不恤。使其惑而不能斷。叛臣將得其計。不亦危乎。

往

十二景行

無仁神三才在位六十
 壽一百四十

○又曰。我朝以武立國。神武以還。經殺十世。每時有變。故靖難戡亂。頃刻而解。天下不搖者。非以兵權在上。網維可挈。故戎然皆係內變矣。具有外叛。始見於景行之。蓋每神武能肇造中土。東西諸道。号令未周。自崇神已漸。命將四出。至此治能。則親將伐之。何者。其幸大也。且其大。則其用兵亦大。大兵之權。不可委之臣下也。及賊再燃。難於再動兵。則遣皇子代往。其慎也如此。故至巡察東國。雖初遣大臣。至經略之任。亦任之皇子。其意可以見已。及至後世。兵戎之變。委之有司。每公卿亦不見恤之。况於天子。高拱深宮。曰。賊何能為。甚則不識將帥之面也。而責其損軀夷賊。及

於奏捷。又不時論賞。終之致大權下移。國勢一變。長不復於古。可勝嘆哉。至景行之。封皇子於美濃。又以皇族管領東海。亦有深意存焉。夫以未服之國。其土沃兵強。不可不取。為我有。而不可任之牧宰。亦非真所能任也。於是封建宗室。使自經紀之。使其力足以鎮撫於當時。而藩屏於異日。以制內外輕重之勢。可謂知大計矣。中古郡縣成制。每以親王任國守。其人皆生長婦人手。粹姿弱質。足不履地。皆虛任遙領。遣介掾代往而已。是以存支益弱。天子孤立。使朝廷大臣。無所忌憚。未必不由此。獨後醍醐以諸皇子充將帥。行景行之遺意。而諸皇子亦有雄勇勝任者矣。

然終不能復古者。豈其時已不可為邪。抑天子不能躬親勤勞。克有終始。如景行也。

十三成務

景行尹四子在位六十
壽一百八

十四仲哀

日平武尹三子在位九年
壽五十二 成務尹子設立為嗣

前志記仲哀崩之際。多曖昧者。後世說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云。賴哀曰。是之不容疑者。吾深會其前後。更跡。所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与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孽。終不可拔者。蓋新羅為後援也。當時諸大臣更更如武內者。必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等略。從軍与議。亦右其策。而仲哀銳意誅鋤。不聽而親戰。敗衄創病。創創終崩。

皇后恐諸軍迴喪。賊未束之。大更去矣。是以与腹心密謀。秘喪不允。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蹋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托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帝不從。故最殞。当相与勉往取之。皆鼓舞從兵之語耳。史氏從而實其更。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胎中天皇之稱。已見民望所屬。更有庶兄之策。更因自立。未幾就誅夷。攝政數十年。中外無異議。可知其更之暴白。當時壓人心。而何必容疑於千載之下。